

46782

美學拾穗集

朱光潛

八十年代初稿



百花文艺出版社



美院图书馆 B0016577

美学拾穗集

朱光潜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 124 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1/8 插页 3 字数 135,000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00

书号：10151·520 定价：0.60 元



李大钊

目 录

缘起	1
我是怎样学起美学来的	3
美学	7
黑格尔的《美学》译后记	13
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45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	53
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	62
附：建议的校改译文	73
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	77
附：《经济学——哲学手稿》新译片断	103
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	127
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	146
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 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	158
我学美学的一点经验教训	187

缘 起

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来访，约我把八十岁以后有关美学的论文或札记选些出来，出一本选集。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选了十一篇，题之为《美学拾穗集》。《拾穗者》原是近代法国画家米勒的一幅名画，画的是三位乡下妇人在夕阳微霞中弯着腰在田里拾收割后落下来的麦穗。我在青年时期在法国罗浮宫看过这幅画，时过半个世纪，对它还保存着新鲜愉快的印象。现在想起自己的晚年美学研究，和那三位拾穗的乡下妇人颇可攀上同调。这中间也有一番甘苦，美学界同调者当能体会到我现在的这种心情。

文章只有十一篇，大体上反映了我晚年的美学工作。黑格尔的《美学》三卷终于译完了，我转过头来仔细校读马、恩的有关文艺论著，有关的几部札记表达出我的一个热烈愿望：在四个坚持的大原则之下，党的领导当趁早认真校改马恩经典著作的译文，在这个基础上选出一个有关文艺理论的选本。近几年我还在继承五十年代美学辩论的传统，不怕争鸣和交锋。两篇批驳“反形象思维论”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次辩论显示出美学界的一些新生力量，也暴露出一些缺乏近代科学常识和拘守僵化教条的弱点。

就我现在这样年老昏聩的情况来看，今后“拾穗”的工作似宜限于继续翻译美学资料。目前已开始译维柯的《新科学》，预计明年完成。在此期间决力戒写应酬文，“争鸣”的任务只好偏劳年富力强的一辈人了。

一九八〇年夏 北京大学

我是怎样学起美学来的

我的第一部美学著作是1936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谈美》的信是概括这部处女作的通俗叙述。接着我就写了一部《诗论》，对过去用功较多的诗这门艺术进行了一些探讨。这三部书都是我在英、法两国当大学生时代写出初稿的。我还用英文写过一本博士论文，叫做《悲剧心理学》，由斯塔市堡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里我已简略地回答过《书林》编辑部向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先把有关的一段话抄下来，然后稍作补充：

从前我决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机测验过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因为欢喜文学，就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题。因为欢喜心理学，我就被逼到

研究想象与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个别差异。因为欢喜哲学，我就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讨论美学的著作。这样一来，美学便成为我欢喜的几门学问的联络线索了。我现在相信：研究文学，艺术，心理学的人们如果忽略了美学，那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事隔半个世纪，现在来检查过去写的这段“自白”，它还是符合事实的。不过要作两点补充。当时我也很喜欢历史，为着要了解希腊文学和艺术，我在爱丁堡大学曾正式选修了欧洲古代史。可是我考了两次都没有及格，为着遮羞，写“自白”时没有敢提到它。现在回想起来，这门不及格的欧洲古代史对我向往美学毕竟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我还是一个穷学生，但是省吃俭用，还一个人跑到意大利罗马地下墓道里考察过高惕大教寺和壁画的起源，参观过梵蒂冈所藏的一些著名雕刻和文艺复兴时代散在意大利各城市的建筑、绘画和雕刻，体会到“耳闻不如目见”这句话的意义。

另一点须补充的是“自白”最后一句后面还应加上这么一句：“研究美学的人们如果忽略文学、艺术、心理学、哲学（和历史），那就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这一点是我从参加国内美学讨论到现在所看到的美学落后状态中体会出来的。关起门来学美学，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那是有害于己而无益于人的。

上文我提到“当时我还是一个穷学生”，这对于我学起美学来也颇有影响。我在学生时代还编写过一部《变态心理学》，一部《变态心理学派别》（都出版过）和一部《符号逻辑》

(稿交商务印书馆，在日本侵略上海时遭火灾焚毁了)。为什么一方面读书，一方面又写出那么多书呢？这就是因为我穷，不得不“自力更生”，争取稿费来吃饭过活。在这样“骑两头马”的生活中我也吸取了一点有益的教训，就是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写就要读得更认真一点，要把所读的在自己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就会懂的较透些，使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根据这点教训，我指导研究生，总是要求他们边读边写。他们也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不过要补充一句，光写而不读也不行。

《书林》出给我做的题目是“怎样研究起美学来的”，显然是问我怎样开始学美学的。这个“开始”我已交代清楚了，不过我觉得这还未免“有头无尾”。从前人说得好，“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老实说，我一直在学美学，一直在开始新的阶段。解放后我有幸参加了几年之久的国内美学界的批判和讨论。我至少是批判对象之一。我是认真对待这次批判的，有来必往，无批不辩。从此我开始挪动了我原来的唯心主义立场。当时是我的论敌而现在是我的好友的一位同志，看到我在答辩中表示决心要学马列主义，便公开宣布“朱某某不配学马列主义！”这就激发了我的自尊心，暗地里答复了他，“我就学给你看看！”于是我又开始了我的新的美学行程。这三十年来我学的主要还是马列主义。译文读不懂的必对照德文、俄文、法文和英文的原文，并且对译文错误或欠妥处都作了笔记，提出了校改意见。去年我看到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都在热烈讨论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我在五十年代就已读过而没有读懂的。于是又把它翻出来再啃，并且把其中关键性的“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与共产主义”两章

重译过。虽不敢说我读懂了，毕竟比原来懂得多一点。这部经典著作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都很深。我对费尔巴哈毫无研究，预备补了这一课再回头去啃，但愿老天爷分配给我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美 学

什么是美学？就字面看，美学当然是研究美的一门学问。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美？对这个问题，历来各派有很大的分歧。基本的分歧在于自然美和艺术美以及这两种美之间的关系。有一派认为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美首先见于自然和现实生活，艺术美只是自然美的一种反映，自然美先于、也高于艺术美。另一派认为美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美首先见于艺术，艺术美离不开人的创造活动，自然美也只是从艺术的眼光看出来的。艺术美高于自然美，不懂艺术美也就不能真正懂自然美。此外还有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看法：美既离不开物（对象或客体），也离不开人（创造和欣赏的主体）。理由之一是，人这个主体须根据客观具体事物来作为创作和欣赏的对象，而这种对象也须体现人的本质和修养，主客两方缺一不可。理由之二是，美和真与善一样，都是一种价值。而无论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都离不开特定社会中的一定的人。

这个基本问题还涉及美与美感的关系，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文艺实践与文艺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国际交流的一系列的问题。美学和其它科学一样，都不能离开历史发展而单就某一横断面作出全面结论。所以美学的研究离不

开美学史的研究。美学领域中有些问题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获得解决的，有些至今还难说已获得了圆满解决，还有待于人类继续不断的探讨。

在西方，自从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在1750年发表他的《埃斯特惕克》(Aesthetik)即《美学》之日起，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鲍姆嘉通把美学看作是和逻辑学对立的。美学研究的是感性认识和形象思维，逻辑学研究的却是形成概念和进行推理的抽象思维。不过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虽不过两百多年，美学思想却与人类历史一样的古老。自从人类开始断发文身，披树叶遮羞，筑巢掘洞，敬神祭祖，乃至进行乐歌舞踊之类文艺活动之日起，人类就已开始有了审美的观念和美学思想。一个文艺创作的鼎盛时代往往就有一个文艺理论鼎盛时代接踵而至。例如古希腊神话、雕刻、史诗和悲剧鼎盛之后，马上就有柏拉图的一系列的文艺《对话录》和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词学》来总结已往的文艺实践的经验，为后来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正符合从实践到认识而认识又转过来指导实践的辩证规律。所以要理解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的美学思想，就须对当时社会情况和文艺作品有些感性认识，决不应把文艺思想和当时社会实况与文艺实践割裂开来。美学虽然号称研究美的科学，但只研究美学而不研究社会背景和文艺创作的实况，就决不可能搞通美学，那就会成为不懂文艺作品的文艺理论家或空头美学家。

美学必须结合文艺作品来研究，所以它历来是文艺批评的附庸。西方有些著名的美学家，例如贺拉斯、布瓦罗、狄得罗、莱辛、泰纳和别林斯基等人，都同时是文艺批评家。随着人类文化的进展，文艺日益成为自觉的活动，最好的文艺批评

家往往就是文艺创作者本人。绘画方面的达·芬奇和杜勒，雕塑方面的罗丹，音乐方面的瓦格纳，诗和戏剧方面的但丁和歌德，小说方面的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都在谈话录、回忆录、书信集或专题论文里留下了珍贵的文艺见解和美学思想。其所以珍贵，是因为根据的是亲身实践经验。

此外，美学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所以它历来是哲学或神学的附庸。西方著名的美学家，从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一直到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都是从哲学出发的。中世纪有很长一段时期美学是附庸于神学的，代表人物是普洛丁和托玛斯·亚昆那。美学在西方大学里往往设在哲学系，就是作为认识论的一部分看待的。美学的命名人鲍姆嘉通就是把美学和逻辑学看成哲学中的两个部门。近代哲学上一场重大的斗争是大陆的笛卡儿派理性主义与英国培根派经验主义之间的斗争。结果经验主义日益上升，因而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调和企图，特别是奠定了近代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点的基础。没有这个重大转变，就不可能有近代美学。所以研究美学还必须研究美学史。

随着十七、八世纪欧洲的产业革命，自然科学的发展蒸蒸日上，文艺和文艺理论就日益受到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这就产生了英国经验主义派的美学以及继起的德、美诸国实验美学、德国费尔巴哈的以“人类学原则”为基础的美学、法国孔德和泰纳的实证主义美学和自然主义派的小说理论、德国新黑格尔派费肖尔和立普斯的移情说以及谷鲁斯内摹仿说和游戏说。接着就是变态心理学在美学领域里日益泛滥，在法国有耶勒和塞阿伊诸人的固定观念活动说，在奥国有佛洛伊特、爱德洛和融恩诸人的原始欲望的化装满足说。这些五花八门的受到自然科学影响的美学思想，看来有些支离

破碎甚至离奇怪诞，但是现在仍甚嚣尘上。研究美学者对之也不能置之不顾，因为它们各有片面的道理，披沙或可拣金。

西方自从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和学术思想都日益进入危机。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受压迫民族的日益觉醒，马克思主义就应时而出，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威力。它不仅带来一次接着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使文化思想（包括文艺和美学）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见于以下几点：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了一切学术思想的指导原则。文艺和文艺理论（即美学）已经科学地证明为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起反作用的意识形态，而且随着历史发展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从此美学就由哲学、神学、文艺批评和自然科学的附庸一跃而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因此它的重要性也空前地提高了。

二、马克思主义对美学带来了一个最根本的转变，就是从单纯的认识观点转变到实践观点。已往的美学都大半从认识论出发，只满足于解释一些美学现象。马克思主义美学却首先从实践观点出发，证明了文艺活动是一种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显出基本一致性。在这种生产劳动中，人发挥人所特有的“本质力量”来改造自然，而人在改造自然之中也就在改造和提高他自己。人与自然互相改造，互相提高，就推动着历史向前进展。

三、由于单从认识观点出发，已往的美学不是片面唯心就是片面唯物，彼此在这个分歧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强调对立面的辩证统一，把片面唯心和片面唯物叫做“抽象唯心”和“抽象唯物”加以否定，证明

了心与物都不可偏废。他的著名的共产主义的定义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加上彻底的自然主义”，这个基本原则实质上就是主体（人）与对象（物）、也就是心与物互相推进，不可偏废。这是美学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使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姑举美与美感的关系这个久经争论的问题来说明。马克思在第三手稿里举了各种感官为例来说明美与美感的关系，例如关于音乐的美，马克思说：

……正如只有音乐才能唤醒能欣赏音乐的感官，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就不是它的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某一种本质力量的证实。

这就是说，音乐的美既要有客观存在的音乐，也要有能欣赏音乐的耳朵。我能欣赏音乐的美，这就证实我有一种能欣赏音乐的本质力量。试想一想，照这样看，美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吗？美能离开美感而独立吗？想通了这个问题，过去的许多争论就显得很可笑了。

四、已往的近代美学用的大半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看法，把有生命的人割裂为若干独立部分。这是牛顿对付力学的方法，也是康德对付美学的方法。康德把人的功能分析成知、情、意三个部分，然后追究审美活动属于哪一部分。他否定了美与意志、目的和快感的关系，把美只归到“知”中的对形式的感性欣赏。他发现到这种看法与事实不尽吻合，于是又在“崇高”、“依存美”等问题上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他对近代美学的影响很大，特别是他的形式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克罗齐的“艺术等于直觉”说，都是由康德的“美的分析”那一片面发展出来的。十九世纪后期生物学带来了与机械

观相对立的有机观。在有机观指导之下看出文艺须“向整体人说话”的，首先是歌德。接着马克思在有机观的基础上发展出辩证唯物主义，在美学上也特别强调人的整体性。只要细读《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稿，和《资本论》第一卷论“劳动”部分，乃至恩格斯的《从猿到人》，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不但强调人与自然（我与物）的统一，而且也强调人本身全部身心两方面各种“本质力量”的统一，在“整体人”的概念上比歌德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从这种人与自然以及人本身各种功能辩证的统一观点，来检查一下已往各派美学思想，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美学将会引起多么宏伟而深远的一场革命。

从以上的简单说明，可以看出两点：

一、“美学研究什么？”和“美是什么？”的问题，不可能有公式化或概念化的一成不变的结论。各时代和各流派各有不同的出发点和不同的结论。

二、处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研究美学，首先就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已对美学作出了最后的结论。这种看法本身就是违背辩证发展观点的。历史在前进，美学也就必然跟着历史不断地前进。

黑格尔的《美学》译后记

黑格尔的《美学》原是作者在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授课的讲义。他死后由他的门徒霍托根据他亲笔写的提纲和几个听课者的笔记编辑成书，于一八三五年出版。本译文根据一九五五年柏林出版的由巴森格重编的新版本。

本译文第一卷早已在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后来译者忙于其它工作，接着在“四人帮”对知识分子实行法西斯专政时期，又搁了十年左右，直到一九七〇年冬才动手续译。译完后把全书（包括已出版的第一卷）从头到尾校改了一遍。除德文版以外，译者参校了英译本（鲍甲葵译的全书绪论部分，奥斯卡斯通译全书）、俄译本（斯托尔卜纳译第一第二两卷，巴波夫补译完全书）和法译本（姜克勒维希译）。原书分三卷，柏林新版合订成一厚册。本译文依英俄法三种译本分四卷，把原来第三卷分为上下两卷。

黑格尔的《美学》是难读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部著作是从作者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及其辩证法出发的。这套体系极端抽象和艰晦，而且有很多矛盾和漏洞。抽象艰晦的思想体系